

竹楼、
青瓦与春城故事

张长 著

作家出版社

竹楼、
青瓦与春城故事

张长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竹楼、青瓦与春城故事 / 张长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063 - 9254 - 9

I. ①竹…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0262 号

竹楼、青瓦与春城故事

作 者: 张 长

责任编辑: 钱 英 田小爽

装帧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9254 - 9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只稀世之鸟

吉狄马加

还是在前段时间，与北京几位文友谈到当下中国的散文创作，特别是对那些身处文坛“闹市”的边缘，而一直忍耐着寂寞，坚守着自己写作方式的作家，都有着很好的评价，毫无疑问，云南作家张长就是其中的一位。说到张长，大家对他的诗、散文、小说都有过阅读，应该说他是一个写作的多面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步入文坛，他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一直认为他是新时期以来一位实力派作家，虽然他不曾大红大紫过，但他的作品却一直保持着一种高尚的美学特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一方面源于他最初是从写诗进入文学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诗性的表达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我经常对一些朋友说，张长是我喜爱的在文字上最为讲究的作家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绝不仅仅是友情使然，我和张长相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一道参加过一次《民族文学》杂志在贵州花溪举办的笔会，在那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让我对张长的写作和人生都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来自西南的少数民族作家，在许多问题上都能找到共同语言，加之他生性敏感，对事物的判断又非常独特，尤其是他写作的细腻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把张长视为我的一位兄长，并经常关注他的生活和写作。这次能为他的

这本散文集写一个序言，我以为并不是一个简单、客套的导读类文字，而是对我们三十多年友谊的一个最好的纪念，我相信张长也会这样想的。

这本散文集是他近几年散文创作新的收获，他将散文集命名为《竹楼、青瓦与春城故事》，竹楼部分写西双版纳，青瓦部分写他的故乡大理州，春城部分是作者在昆明的生活记录。这次有机会集中读他这些散文，让我再一次深感他的散文仍然如同抒情诗的延续和扩展，保持了他一贯的散文写作的风格和品质，而文字却更趋于朴实和简洁。在这些散文中，他能够将诗歌的意象散漫地转化为物象，散落在他的文章中，成为了他散文中清晨的露水、夜晚岩石中忽明忽暗的玉，是天地间荡起的一阵大雾。那些物象，荟萃了诗人对故乡森林山川的沉醉与迷恋之情。他在《一大一小的回忆》一文中，写自己对于一座大山和一只小鸟的记忆，让人产生许多遐想。关于大山：“那无边无际的山峦仿佛都争相往上生长。山，在这里变成海，滔天的波浪被凝固、被定格了。”而关于那只鸟：“一忽儿像是在箐沟里的一棵树上，一忽儿又像在对面那架大山的山坡上。好听极了！我真想要，却怎么也找不见。母亲说，这叫吹箫雀，很小很小的，一张树叶就能把它盖住，少有人见到这种小鸟，更别说能逮住它了。……山太大，鸟太小，我终于没能找到这种小鸟。此后，从长白山到岭南，这种鸟的叫声我就再没听过。”一种记忆中的鸟，因不能再次相见，而成为稀世之鸟。

这只稀世之鸟，成为了他散文中种种物象的象征。

这只鸟如果因其小而不得见，难道他笔下的那座大山，因其大而能得以窥其全貌吗？从他的文章中看，确实，此山因其高大，也难以见其全貌。物象的神秘与丰富，就体现在其被一层又一层外表所包裹的内核以及节外生枝的意义之中。

比如岭南的荔枝，唐杜牧在诗中描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杨贵妃在深宫中，看到由驿站快马更递远道送来

的新鲜荔枝，那种开心一笑又岂止是胃口的满足，恐怕还有其他的含意。到了宋代苏轼被贬岭南后，在无奈和遮掩中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恐怕，通过这种物象，表达的又是另外一种寓意。而今日吃惯了荔枝的人们，又何尝见过这样的荔枝？唐诗人王翰写西北沙场征战中，战士在生死摇摆的黯然回光中顷刻间攫住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又是怎样近似梦幻般的美物？至于那些沙漠中的甜瓜，在高原稀薄的氧气中能滋补人生命的虫草、黄河滩上如红豆般的枸杞子，都给人带来多少神奇的想象与抒情？弥尔顿在《失乐园》（第四章）中写道：

这地方

全是千变万化的田园美景

有珍奇树木渗出的汁液

又有金黄发亮的果实

悬挂在枝头，真可人——赫斯伯罗斯寓言

只在梦境里实现——滋味如此鲜美

潜藏在我们记忆深处这些如神话般的事物，因为重读张长散文而又一次闪现在我们的幻觉中。特别是他在《漕涧记》一文中所记述的故乡的云，竟与其他地方的云不一样：“皆因流入太平洋的澜沧江和流入印度洋的怒江，两洋季风沿两江峡谷北上，就在漕涧一带与青藏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凉爽而又湿润的气候。丽日蓝天下，风起云涌时，一朵朵白云跑得快，变得快，像影视里的特技画面。可只要往南一出漕涧坝子，沿途就再也见不到这明亮的阳光和蓝天上飞驰的白云了。”如果说这白云还不算最为奇特的，那么，接下来有一种植物，却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了：“随外婆、姨妈、母亲到马会坪找酒药。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酒药的植物学名字。只知道把这些酒药发酵后用以酿酒，酒香无比

(这些酒药想已失传)。”还有他小时候迎来送往的观音，也与平常我们所看到的美女观音迥然有别：“唯有我家乡供奉的观音，是个笑咪咪的白胡子老头。据说这是观音变化无穷的化身。”从记叙民俗风物的不同，以至对于宗教的理解，其实作者都是在貌似散淡的语言里进行着浓墨重彩的抒情写意。终于他写下了《北京的霾与西双版纳的雾》，这是一种在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一同到来的霾的压迫下，自然涌现的再也难以按捺的批评的激情，他借用狄更斯在《荒凉山庄》开篇对伦敦霾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到当下都市的霾时的心情：“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作者认为霾与雾是不同的，雾是大自然的杰作，霾是人类制造的垃圾气体，与作者笔下所描述的大自然以及大自然给人类馈赠的那些无比靓丽的事物相比，是多么黑暗、可憎与浅薄。但作者并未缠绕于此，他笔锋所指，在批评的锋芒中，那种坚如磐石的铺陈依然是自己记忆中西双版纳的“雾”：“这蒙蒙的雾气就这样在菩提、芭蕉、榕树……所有的树叶上凝聚成一滴滴的水珠滑落，噼噼地敲响了下面的叶子，从午夜直响到第二天中午。”这样的雾，就像一场每天按时到来的小雨，洗净了空气，也滋润了土地草木。西双版纳的大森林里还有这样的雾，但是离它不远的景洪城已少见这样的雾。

在这些优美的散文中，那些美好的物象越来越成为记忆，也渐渐成为过去，在往后的现实中越来越不可见，成为稀世之物，成为对未来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一种提醒和教化。此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因此这样的散文，也越来越有阅读的价值与魅力。当然，我同样希望读到这本散文集的朋友们能同我一样，爱上这些美丽的文字，因为在这样一个物质和消费主义的时代，毋庸置疑，它们都是我们精神世界中的一只只稀世之鸟。是为序。

2016年5月23日

于北京书斋知了屋

目
contents
录

竹 楼

北京的霾与西双版纳的雾 / 3

近乎无限透明的绿色 / 7

版纳往事 / 24

不死绿 / 29

鸡们 / 31

赧坦 / 33

班章 / 35

青 瓦

母亲的苞谷粑粑 / 41

漕涧记 / 46

一大一小的回忆 / 50

新奇的节日 / 53

胖了小路，瘦了山溪 / 59

苍山怀古 / 62

文笔指蓝天 / 67

石宝山识宝记 / 71

阿央白 / 80

满贤林 / 84

鸟的神话 / 86

在水波上 / 92
蕨菜 / 96
重建玉皇阁碑记 / 99
嵩唐广场碑记 / 101

春城故事

喧嚣与静谧 / 105
城里人下乡，乡下人进城 / 109
往昔三牌坊 / 112
哑鸟 / 116
小贩与城管 / 120
昆明的雨 / 124
今日昆明人 / 128
一只斑鸠的歌唱与语言 / 132
翠湖周边写生 / 135
左脚舞 / 140
翠湖的浪漫之夜 / 144
买菜 / 148
春城说菌 / 152
再说云南的菌子 / 156
忧拆迁 / 160

翠湖留下的心影 / 164
城市上空的童话 / 168
期望长寿，却又怕老 / 171
飞翔的爱 / 174
土地的依恋 / 178
一支喷呐的快乐 / 182
喜洋洋 / 186
最初和最后的杜鹃 / 190
我听《希伯来祷歌》 / 194
阳光和船 / 197
生日和死日 / 204
记住这位日共党员 / 208
腾冲的儿时记忆 / 213
手机教你窃听 / 219
手机教你撒谎 / 223
象鼻山温泉碑记 / 226
野藤 / 227
新桃花源记 / 229

后记 / 233

竹
楼

北京的霾与西双版纳的雾

中央电视台近些年的气象预报新增了一个气象学上的名词：“霾”。有时又预报为“雾霾”。其实，雾是雾，霾是霾，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雾是由大量悬浮在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而形成，是地面空气中水汽凝结成的产物，它是纯净的，滋润生命的。而霾则是由空气中肮脏的灰尘、硫酸、硝酸等的有机氢化物所纠结形成。不是水成物而是气溶胶。气象学的定义是：空气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公尺时就称为“霾”，它是肮脏的生命杀手。霾可以单独出现或与雾混合出现，与雾混合出现时统称“雾霾”。

雾有时虽给交通带来不便，但总体是一种好的气象。霾就不是了，它是亟待清除的坏天气。不仅影响交通，更重要的是危害健康，它与一系列呼吸系统疾患直接有关，有人谓之“北京咳”。还诱发心脑血管系统疾患，钟南山院士指出霾会导致肺癌，这是很可怕的！

人们第一次对霾的危害性认识是在19世纪初工业化的英国伦敦。开初人们不知道，还把霾当成雾，伦敦因之得名“雾都”。直到1952年12月5日至10日，伦敦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当时伦敦歌剧院正在上演《茶花女》，因观众看不清舞台而被迫终止演出，观众只有散场。出来才发现大白天居然伸手不见五指，水陆交通因之瘫痪……就在12月5日至10日的五天时间，伦敦因呼吸系统疾患、心脏病而死亡达4000余人。人们这才注意到，杀手就是伦敦雾。它其实不是雾，而是烟囱煤烟、汽车尾气、餐饮油烟、灰尘等等的混合物：霾！于是，20世纪50年代英语里才有了一个新词：“灰霾”

(dusthaze)。历史上被冤枉的雾终于还了清白。

我这辈子对雾很熟悉，“霾”却只从字面上想象。那怪异的字形很狰狞。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霾则是一种灰黑的、肮脏的空气，沉闷而压抑。对这种沉闷而压抑的氛围有真实感受于我还是最近的事。

春节前，在北京的女儿请我到北京过节。想想，多年不去北京了，也想念活泼可爱的小外孙，便去了。出了航站楼，头上竟然是一片蓝天，虽不如高原蓝天那么明亮，蓝色调子还是让人赏心悦目。怎么不是气象预报员常提到的雾霾呢？女儿说，北京罕见蓝天，是我运气好，想看雾霾，多的是！果然，当晚的气象预报就预报第二天是雾霾天气。我像个观光客似的，急欲看看这大名鼎鼎的“霾”到底是啥样？给人何种感受？人也怪，有时那种“审丑”的等待也和审美的期盼一样。我确实没有见过霾。

第二天一早拉开窗帘，只见窗外一片朦胧，近处的楼宇一片灰暗，远处一片乌黑，显得污秽而郁闷，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想实地感受一下，看还有什么别的感觉，便走到楼下开了门，迎面扑来一股特殊的怪味，北京人可能习惯了，闻不出，我这个曾在空气最纯净的地方工作了十多年的人，鼻子对空气的感觉是高度灵敏的，一下子就闻出这是空气里混有硫化氢一类的气味。这种气味我曾在一家化肥厂附近闻到过。但又不纯粹是硫化氢，还掺有煤烟味、油烟味等混合而成的“霾”的气味。当然，并非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常住的人可能习以为常，来自森林和海洋区域居住的人却很容易闻出来。这种由汽车尾气、供暖系统的煤烟，以及数不胜数的餐饮业排放的油烟、灰尘，混成了微小的PM2.5，黑色的霾便这样形成了。那天，我算是亲自感受到闻名中外的北京霾。怎么形容我的感受呢？我觉得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开篇对伦敦的霾的描写是最准确的了：“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于是，面对北京的霾，北京人出行只有围头巾、戴口罩，这种打扮成了北京雾霾或沙尘天一道特有的风景。

我不禁回忆起西双版纳的雾来了。

西双版纳属热带大陆性气候，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我的印象中，旱季从每年10月开始，到第二年5月结束，其他则是雨季。旱季几乎天天是晴天，但植物并没有旱死，靠的就是西双版纳的大雾来滋润。雾几近一场毛毛雨，天天下。一般从午夜十二点开始，山峦、森林、田野……处处升腾起夜雾。如果这时有月光，可以看见那金色的月亮逐渐被雾气包围，慢慢地像金色的糖块般溶化在浓雾中了。这蒙蒙的雾气就这样在菩提、芭蕉、榕树……所有的树叶上凝聚成一滴一滴的水珠滑落，噤噤地敲响了下面的叶子，从午夜直响到第二天中午。半夜醒来，听着那滴滴答答的声音，有时会想到李清照的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但更多的是恬静和温馨，常常在滴滴答答声中入睡。

浓浓的有雾的夜晚走在田野里又是别一番感受：被大雾笼罩的村寨里传出咚咚的象脚鼓与嗡嗡的铓锣声，显得悠远而又神秘。大雾在第二天上午逐渐散去，阳光渐显，看得见雾气像漫无边际飘散的糯米粉，而远山近树，竹楼缅寺仿佛裹了一层薄纱，随着叮咚的牛铃声，朦胧间一群牛从寨子里缓缓出来，又或是挑着水罐的傣族少女，婀娜的身姿从模糊而终于清晰。太阳出来了，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在阳光里晒着被一夜浓雾打湿的翅膀，地上的雾于是凝聚成一朵朵白云缓缓升向晶蓝的天空。到午夜，朵朵的白云又从天上落下化成雾气，如此周而复始，直至整个旱季结束。森林越密、越浓，这雾也就越大，早年的西双版纳到处是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每年的旱季，那弥天的大雾也便如期而至了，我想亘古以来，那些从未被破坏的生态、那些从未被砍伐过的原始森林的上空，飘荡着的就是或淡或浓的雾而不是霾。雾是大自然孕育的，而霾是人类造成的！人类制造了霾，自然也就可以不再制造它。在英国，这个最先制造霾的国家率先在1956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洁空气法》，逐渐实现了全民天然气化，停止了燃煤，并限制私家车，发展公共交通，同时建节能办公楼，用新型能源。如今的伦敦已是碧水蓝

天，成了2014年奥运会的举办国。此外，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都各自有自己的法律法规，都在为彻底消灭人类工业化制造出来的这一恶魔竭尽全力。

我想霾在北京肆虐的日子，西双版纳升腾起的还应该是湿润的雾的。因为几年前我到西双版纳路经野象谷一带，仍然看到那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包裹在如轻纱帐般的雾气里，深感欣慰，到了景洪，雾气没有了，我有一种隐隐的担忧，该不会连过去大雾笼罩的景洪也没有雾了吧？昨天读报，一张景洪闹市的照片跳入眼帘，题目叫“景洪人造雾净化空气”，不禁大吃一惊！再一看照片说明是“为净化城区空气环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委市政府引进降污效果突出的‘雾博士环境空间净化系统’”，接着的照片说明文字以一种欣赏和赞美的口气介绍人工雾之后的一条大街的环境改变（《云南政协报》2013.3.4第四版）。看着照片，我真不知道这是可喜还是可悲？景洪竟成了连雾都需要人工制造的城市了！不由得想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景洪市中心的街道上朦胧的晓雾中人们赶早街的情景，那如诗、如画、如梦幻的场面使我至今难忘。

野象谷今天之所以还有雾，是因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去，西双版纳之所以有雾是因为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的生态环境都非常好，今天，景洪要想升腾起往昔的大雾，只有种树！种树！还大自然以千万亩森林。“雾博士”之类的东西，它再先进，能滋润净化十二版纳^①的山山水水吗？！景洪人造雾还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灾难性后果：西双版纳的雾最终会不会被北京一样的霾所取代？那将是一个多么恐怖的生态噩梦！

2013年3月17日

① “西双版纳”，即傣语“十二”之意。

近乎无限透明的绿色

——西双版纳的回忆

那些日子的雾

我说的那些日子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干季的日子。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没有四季只有两季，即干季和雨季。干季大致从每年的十一月份开始到次年的五月结束。干季没有雨，植物仍那么繁茂，靠什么滋润呢？靠每天都降临的大雾。雾通常在午夜升起。你是看不见它是怎么形成的。只有到晚上入睡醒来，才会听到窗外芭蕉叶上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不是“沙沙”的“哗哗”的，而是断断续续、大滴大滴的。静夜里固执、单调，却又给人以一种柔润的感觉，抚慰着每个人入睡的人。如果周围有很多树，此处“滴——滴”，彼处“答——答！”再烦躁的人听到这种声音也会安然入梦。

第二天一早开门，嘿！天地灰蒙蒙一片。椰子、芭蕉、竹楼……从近到远，由清晰而模糊而终于全部溶化在雾中了。

那是种什么样的雾啊！我在内地从未见过。且不说今天城市里那些脏兮兮的混合着废气、灰尘的霾，便是黄山、九寨沟也见不到这样的雾。它像烟像云又非烟非云。说其像云，比云淡；说其像烟，比烟浓。像什么呢？像漫天飘洒的糯米粉。却湿漉漉的，一个个细小的颗粒都是小小的水滴，从天上盖到地下，十二版纳全被包裹住了。那些早起的鸟儿也许因为看不到远处，怕撞到树上，也不敢在雾中的树林里飞行，因而西双版纳的雾天你是看不到鸟，也听不到鸟叫的。有的只是寨子里传来“嘣咚咣”“嘣咚咣”的傣家姑娘的舂米声。随后便响起“叮咚！”“叮咚！”的牛铃声，一群放牧